

【长篇小说】

我的 浮云生涯

虎头填 / 著



一部笑中带泪、直戳人心的生活解压书。
十数年经历的精心淬炼，
三十九载人生浮沉的剖心体悟。



“杯具男”也有春天

“我”的简历：上过班，下过岗，打过领导，得过奖。

“我”的人生感叹：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木有了！真的木有了。

“我”的个性：不够果，不够果断，有时候喜欢拖拉，有点不敢面对现实。

“我”的逆转：缘起一段艳遇。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浮云生涯/虎头墙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13-1426-0

I. ①我… II. ①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853号

●我的浮云生涯

著 者/虎头墙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宋 玉

责任校对/王京燕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毫米 1/16开 印张15 字数180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426-0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第一章	老板，看拳 / 001
第二章	求职 / 048
第三章	觉醒 / 117
尾 声	/ 210

第一章 老板，看拳

1.新鲜的女孩

30 岁的生日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从没觉得自己“立”起来过。虽然我有一个看来不错的职位，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而且也不欠任何人的款项。

实际上，我对自己从事的那份毫无意义的工作却厌恨无比，可又非常依赖这份工作给我提供的稳定生活。老婆、孩子、家，都是挂在这份工作上的。

同时，心底里也知道，真的辞职了，很有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干下去，不喜欢。真要辞职，牵涉的东西太多，下不了这个狠心。

我已经陷入了无解的死循环。

有时，半夜里醒来。

会突然感到绝望，又觉得无力。

唉，我已经废了。

虽然活着，却像已经死去。

可是，终究还是不甘心。

于是，我一方面好像每日浸在绝望里，一方面又好像天天活在希望中。隐隐中总盼着上天能给我一个响当当、明晃晃的提示，让我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勇气甩开一切羁绊，跳出眼下的烂泥塘。

可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竟然也有了艳遇，而且还是所谓的“办公室恋情”。

说明一下，我的单位属于某大型国企的行政部门。我们单位的职工不算领导在内，有三个档次。第一档是有正式编制的，他们都会有个主任科员或者副科长的头衔。第二档，就是我这人。有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包括单位集资的房子、年终奖金等等，只是没有正式编制。第三档，除了房子，其他待遇都有。

所以，严格算起来，我应该是个“临时工”。可这一临时，就是十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升上副科长，还没拿到一个正式编制，让自己彻底安心。

因此，我在理论上还有随时下岗的可能。不过，我们头儿曾戏言：“就算裁掉我们这儿一个看门儿的，也得经过厅长点头才行。”

可那毕竟是戏言，并不能减少我的压力。

于是，我就格外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打算专心安安全全地熬到我有正式编制那一天。

在家里，也没有我发言的份儿。老婆养的腊肠犬排位都比我靠前。

也只有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找回点儿尊严。其他任何时间，媳妇儿总认为狗比我强。

“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你连个放闷屁的官儿都当不上，年纪都长到狗身上了？”

这是她嘴里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

儿子也瞧不上我，因为我不会打什么“泡泡糖”，不会跳什么“街舞”，也不会修理家里的电器，还因为他被其他小孩欺负的时候我都让他“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每次听到我这句话，媳妇儿总是噌地从沙发上蹦起来，刷了面膜的脸像化妆成骷髅头的三 K 党，眼皮上还带着两片小黄瓜，“我呸，你自己窝囊还不够？还要儿子学你！去，儿子！”说着，她从钱夹里摸出一张十块钱的钞票，通过黄瓜片中央的小洞洞盯着儿子的眼睛，“先去街对过的开封菜馆买个汉堡吃。吃完了去给我打回来！打赢了妈再奖你一个冰激凌！”

儿子知道，他妈说的开封菜馆指的是 KFC。她就是喜欢这么说。

儿子攥着钞票，看都不看我一眼，昂着头走了。

万幸的是，虽然我没当上官儿，可单位的工资倒还稳定，年终的福利也还能让她把嘴角的方向稍微地上调个 15 度左右。

所以，就这么个死循环的工作，也得保住啊！

可没想到，我万般小心谨慎，竟然也“被”下岗了。

究其原因，却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这个看起来胸大无脑、腿长臀翘的年轻女人叫单勃，单雄信的单，克格勃的勃，全名首字母缩写——SB。

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桌就在我的对面，是去年夏天才分过来的，新鲜得浑身上下直往外冒氧气泡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她的印象就很不错。

当时郑副主任领着她在科里几个办公室转了一遍，算是让新人熟悉下环境。当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子和别人不一样。

以往其他人得知我就是那个科里唯一不带任何头衔的“一般”同志以后，脸上虽然还持续着和上一位同志亲密握手后的微笑（这是惯性使然，骤然停下，太过诡异），也还伸手让我握，但视线却已经跳过我移向下一位更有交流价值的同志了。

单勃不一样。她听到别人介绍我的名字以后，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很生动的笑意，然后赶紧绷住了，下意识地朝我歉然点了下头，说道：“胡老师，庄主任说以后让我先跟着您干活，请您一定多多指导。”

她说得很真诚，眼睛也没有看其他的地方，是认真地对着我在说这句话。

我笑了：“我名字叫胡铄，办事可不胡来。想笑就笑吧，别抿着了，嘴巴挺累，唇膏也老贵。”

她终于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看来，她刚才专心地听我的名字，真心地觉得很好笑，认真地显示了歉意，真诚地表达了尊重，最后，还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有趣。

和那些老奸巨猾的人待久了，遇到这么一个清新灵动的新鲜人类，我从心里觉得愉快。

谁知，在她第二天正式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出了状况。

2. 考验

她说自己是××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她竟然花了半个小时都没把电脑打开。然后，她哭丧着脸过来了：“胡哥，铄哥哥，你帮我看看吧，我的机子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开不了机啊！王主任还让我替他写汇报呢。”

我笑了：“什么胡哥，我都能当你叔了！”

看着这么可爱的姑娘急得小脸儿通红，我有点不忍心。

绕过去之后，我先按了重启键，没反应；按开机键，也没反应。然后，我伸手换了个位置“啪”地按了一下，再一按开机键。电脑“嘀”一声响，启动了。

“电脑的开机键有点毛病，习惯就好了。”我扭头向单勃解释道。

“太棒了，谢谢你，铄哥！”

单勃抱着我的胳膊欢呼雀跃，胸前的“波涛”无意中碰到了我的臂膀，一股热流从胳膊

上传过来。我一阵燥热，心肝肺扑腾扑腾狂跳，额头上都开始冒汗了。

虽然我也算是久经考验的干部，但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还是第一次，真有点把持不住。脑子一热，我还真想学学外国电影上的那些帅哥，帮美女搞定她的难题后，顺便揽住她的纤腰：“还需要别的帮助吗？”

可惜，我对美女最多偶尔幻想一下而已。现实生活中我是个老实古板的人。当然，主要也是没有那种条件让我不老实、不古板。

单勃看我冒汗了：“胡哥，你都出汗了，我帮你擦！”

她说着就要拿纸巾给我擦汗。随着她的靠近，年轻女性特有的那种青春诱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实在是受不住这个考验，慌忙抢过纸巾侧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我自己来好了！”

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把键盘架从桌面下拉出来，开始装模作样地整理陈主任的季度总结材料。过了几分钟，我觉得放松下来了。

单勃端了一杯纯净水过来放在我桌子上：“胡哥，喝水！”

呵呵，这个小妮子还挺知道好歹的。不错，到底是刚毕业的学生。

“谢谢啊。”

我拿起杯子，慢慢喝着，借此平复心情。

“胡哥，我私下问你个事儿？”

“叫我老胡就行了，不用胡哥胡哥的叫，不然人家还以为我冒充明星呢！你说吧，什么事？”

我一边喝水一边和她闲聊。小家伙话还挺多的。

“好吧，好吧，老胡就老胡，要不，叫老虎算了。老虎，你怎么那么容易脸红、出汗？不会是血压高吧？”

我心里翻着白眼，这其中的原因能告诉你吗？嘴上却说：“血压，还行。没什么问题，一阵一阵的。过去就好了。”说着又镇定无比地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单勃怀疑地看着我：“有病可得治，血压高不丢人，别自卑吗？要么，是饥渴？”

“噗！咳咳咳咯咯咯……”

我口水大部分喷在了液晶显示屏上，少部分呛在我的喉咙眼儿里。

我面红耳赤，咳得险些背过气去。

正当这时，庄彬庄主任进来了：“哟呵，老胡的脸怎么红成那样？”看我咳嗽着无法作答，又转问单勃：“小单，给你找的这个师傅满意吗？”

我顺过气儿来，可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满意。”单勃面不改色地说，“胡老师脸皮可薄了，我刚夸他稿子写得好，他就脸红得跟什么似的。而且，他电脑水平也好啊，刚才——”

我在桌子下面用脚碰了单勃的脚一下，说道：“唉，打住，别给老同志戴高帽子了。呵呵，我的电脑输入法出了点问题，小单马上就给我下载了最新版的装上，在这位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一会儿就掌握了新输入法的设置。结果，遭到她强烈表扬。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庄主任很感兴趣：“是吗？回头也给我下载一个去。计算机科班出身的就是不一样。看来，我大胆引进人才是正确的嘛。老胡，将来替我写年终总结的时候，要把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人才这一条加进去。对了，老胡，你这两天以‘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为题目，给我写个发言稿。不用太长，有个五六页就行了。周四下午工会召开第22届职工代表大会动员会的预备会议，工会的吴主席请我去发个言。”

“好的，写完我给您送过去。”

庄主任拉上门走了。

单勃又恢复了原来嬉皮笑脸的模样。

天哪，现在的小妮子也太厉害了。她，她，她真是，唉，真不知该怎么形容她好了。我

一个奔着四毛去的大老爷们儿竟然被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弄得脸红脖子粗，真太丢脸了。没办法，只好转移话题。

我咳嗽一声：“嗯哼，小单，有个事情，我得给你说一下。”

单勃一看我认真起来，忙收了笑容：“对不起，我看你人好，觉得亲切，说话随便了。对不起啊。”

我苦笑一声：“我不是这个意思，有别的事情跟你说。”

她又放松了，用手给自己的小脸扇着风：“吓死我了，还以为把咱们这儿唯一的老实人给得罪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动：“唯一？你怎么知道？”

单勃小孩子般得意地一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然没那么傻的。”可目光里却隐隐带了一丝悲伤。

我看得一愣。她已经又把话题转到我这儿了：“呵呵，说吧，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我回过神来：“哦，刚才庄主任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把你打不开电脑的事情当成笑话跟他说？”

“对啊，怎么了？”

“绝对不要，永远不要！”

“为什么？”她好奇地问道。

我郑重地说道：“在工作单位，你不一定要出成绩，但一定不能犯错误，特别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错误，更不能出笑话。说简单点，就是一定要学会藏拙。先把拙藏起来。就算是真拙，下去偷偷练熟了就好了。没必要现出来给别人笑，也没必要让别人留着当成炮弹将来轰你。”

她吃了一惊：“有这么严重！”

“当然！你想想，你一个学计算机的，到这儿半个小时打不开一台电脑。这还不够让人笑话的？虽然，我知道是这台电脑开关有问题。可是，传话的人可不管这些，你也没法向所有人解释去啊。如果这个笑话传出去了，它甚至能流传好多年。一旦后面再有遭遇类似问题的人物出现，大家就又会把你重新祭出来。你就会成为我们这儿‘开机白痴’的鼻祖。等你将来评职称的时候，和别人竞争高一级职位的时候，你的这个‘传说’就会‘恰好’再次流传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上级和同事们眼中就成了‘业务差’的代名词。除非你以后在工作上有特别重大的突破，要不然这个‘开机白痴’的光荣称号有可能会伴随你在这个单位的全部职业生涯。”

“我的天，太可怕了。”她脸发白，有点后怕了。

“也没那么吓人，只要多留心就行了。我不也存活了这么多年吗。”我安慰她道。

“老虎，真谢谢你了。”她无比真诚地对我说道。我摆摆手：“客气啥。”

“那我以后该怎么做呢？”

我挠挠头：“呵呵，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在科里地位最低。我的行事方法，求稳可以，不是升官捷径啊。”其实，怎么样能升官，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漂亮女人怎么快速升职，我也略有耳闻，我又怎么能教唆她做那种事情呢？

她笑了：“我不要捷径，先能安稳在这儿生存一段时间就够了。”

“安稳，很简单。第一，任何事不要出头就对了。因为不管从哪儿头算，都轮不到你。遇到事情，多请示，多汇报。宁肯跑断腿，不能瞎张嘴。第二，小心别被人当枪使，别当替罪羊。派给你的任务，都要在工作日志上记清楚时间、地点、人物、内容。重大事情，一定要相关负责人的亲笔批条……”

从这次谈话以后，她看我总比别人亲近了几分，真正地把我当成师傅看待了。

我也很喜欢这个清新、灵动的漂亮女孩。

她是我们科里唯一真正尊重我的人，也是我唯一看得赏心悦目的人。

因为她的尊重和认同，我从心底里，隐隐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是我近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再遇到其他人轻慢的时候，我的心态更加平和了，更加不在乎他们的轻慢了。“你们这些人看不起我，算了。谁在乎你们呢。”因为，我知道，有个人很看重我。不是因为我长得帅，不是因为我有钱，更不是因为我有权，而是因为，我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好人的。

这种感觉，是任何人都不曾给过我的。尤其是近几年。

这一天下午三点多，她从外面回来，我发现她的脸色明显不好。

“出去了？”我问道。

她强笑一下：“给庄主任送材料去了。”

我的心猛然一跳，庄主任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

她这个神色，难道是？

3.意外的“亲近”

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说道：“单勃，你以后送材料，最好趁早上刚上班的时候去。那时候走廊里过往的人多。”

她笑了一下，似乎猜出来我的担心：“谢谢你，老虎。不过不是因为他的关系。”说完，她不再说什么了。我还在担心，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老虎，我得先走了。有什么活儿，你帮我顶一下，行吗？”

我毫不犹豫地地点头：“没问题，你走吧。”她走到门口时，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呵呵，这是当父母的通病，喜欢唠叨，儿子最烦我这样了。

她使劲儿点点头，赶紧扭头走了。转身的一瞬间，我似乎看到她眼中有泪光闪动。

第二天上午，她准时上班。气色不错。

“昨天谢谢你了。”她笑着说。

她不说昨天是为了什么事情要提前走，我也没有问。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当师傅的，该帮的忙，帮了就够了。

帮了人家的忙，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干涉人家隐私和自由的权利。

看她笑得开心，我也高兴。

“呵呵，当师傅当到掩护徒弟旷工的份儿上。我这师傅也够失败了。”

她赶紧给我倒了杯水：“老虎，辛苦了。”

更加熟悉了以后，她慢慢不肯叫我师傅了。嘿，子曾经曰的：“近之，则不逊。”一点都不错。

在以后近一年的相处中，我们一直很融洽，也很亲近。

当然，是有点类似于亲情的那种亲近。

我对她如此处理我们的关系既感到欣慰，又稍微有一点失落。

在别人面前，她总表现得很平淡、公事公办，但在没人的时候却会冲我会心地一笑。

渐渐地，她也主动谈起自己的一些事情。

她父亲死得早，是被母亲带大的。上大学时，她母亲也病了。为了治病，把房子都卖了。而且，她大学的最后两年都一直在外面干兼职。当过校园的保洁员，发过宣传页，做过车模，站过化妆品专柜，推销过保养品，也当过家教。都是临时的。她虽然想多挣点钱给她妈治病，可也不敢耽误学业，怕惹她妈生气。

因此，她虽然各式各样的人都见过，但在怎么处理复杂的长久人际关系上还有些欠缺。为了保护自己，她还参加过学校武术队的散打训练班。

可惜，有些东西，不是靠拳头就能保护的。

她自然不信我的理论，“谁说不能，你来试试？”说着，又把胸一挺，“你抓我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嚣张得像只小鹤鹑。

我拗不过她，只好象征性地伸出手挥了一下。

谁还真去抓啊。

谁知，她还真下黑手，笑吟吟地一把捉着我的右手，一翻腕，拇指顶住我的手背，四指并拢扣住我的右手大鱼际，让我四指向上，手心朝向我的小臂。她又稍一加力，我疼得快要大叫了。

她放开了手：“信了吧你！这叫‘天王托塔’！”

她还真会！

怪不得她不担心庄主任的问题。

看着她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只好竖了根大拇指给她。

可是，我却知道，她摆出这么一副强硬的样子，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软弱和无助。

但是，我没有说破。只默默地尽自己所能，减少她在工作上的压力。唉，可怜的孩子，才多大点，就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了。

她体会到我的用心和帮助，也并不多说什么。

有时候，我还是会跟她啰嗦些单位上的事情：“咱们这个科室不大，说重要也不重要，说不重要也很重要！出不了大成绩，可不小心却能犯大错误。咱们这个科，包括你在内总共 13 个人。一个正头儿，就是庄主任啦。他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还有 10 个副头儿，都在几个副主任办公室集中办公，可谁也不按时上班。办事员就我们两个。原来就我一个，十来年都是这样。那些报告、发言稿、总结、报表，等等，看起来简单，其实里头学问大了，回头我给你细讲。再一个，这里也有派系，总共有三派，你可要小心，不要乱掺和事儿，你跟我乱闹没关系，跟他们闹可麻烦大了。我给你好好批讲一下，你看……”

在听我跟她说类似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她的眼神都很认真。但偶尔，眼神会变得充满信赖、充满热情。一瞬间，她眼神会炙热到让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4.难度

慢慢地，我越来越喜欢上班，每天回到家心情也格外高兴，曾多次让媳妇儿以为我也要升成副主任了。

“不调来一个新人的吗，咋还不提你当副主任哩！你这憨包也去活动活动嘛！”媳妇知道我只是自己傻乐之后，照旧一顿思想教育。

我当然不敢回嘴。

可当着孩子的面，也不好表现得面，只好略显高深地微笑着颌首：“嗯，有一定道理。”

没想到，洪歌先火了：“废话，当然有道理！你赶紧给我去活动啊！”

我还硬绷着：“可以，可以。”

洪歌火更大：“你这是什么态度，赶紧行动起来，别在这儿装太爷。赶紧出去给我装孙子去！”说着，她抬手给我后脑勺一巴掌。

我看看孩子，看看洪歌，火终于烧起来了。怒吼一声：“洪歌，你敢再打我一下试试！”

洪歌看着我冷笑一声：“呀喝，长出息了，敢在窝里耍横了！我就再打你一下怎么着吧！”

说着，她照原样给了我一巴掌。

脆响。

我双眼圆睁，一字一句地从牙缝子里往外挤着：“你一再一打——一下！”

“行！”

“啪”，又是一巴掌。

洪歌挑战地看着我。

我瞪瞪洪歌，看看面露恐惧的孩子：“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儿上，我就原谅你了。”

可是，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蒙混过关的。

有时候洪歌无视我的插科打诨，会很深沉地叹口气：“唉，你要是肯摆出刚才的身段去找你们老板活动，一个副主任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这只是我心里想的，嘴上不敢说出来。

我笑笑：“我又不是他户主，他一没给我暖被窝，二没给我生个儿子出来，凭什么那么对他？”

洪歌恨铁不成钢：“就会瞎贫。来来，我跟你好好说说这个重要性。”有时候洪歌甚至会打开一个汽车报价网站作为教学课件。

“你就不想开着宝马送儿子上学？下雨天儿子躲进你的双人母子雨衣下面在自行车后座上打寒战，你就不心疼？再说你们也不是母子啊？”

我咳嗽一声：“其实，咱们能买得起电动车，还是带棚子的。不是你怕丢不让买吗？”

洪歌怒吼一声：“带棚子的？我丢不起那人。要么买汽车，要不就别买。”

“你看看这些车，你准备买哪辆，准备拿什么买？准备怎么养？还不赶紧活动起来啊！”洪歌指着电脑屏幕，痛心疾首。

我赶紧做痛改前非状：“好，我努力！”

其实，我不是不想努力，只是不想按照洪歌指示的方式努力。可其他的努力方式，我一时还没找到出路。

不管心里怎么想，我的态度都挺好。有时候也就糊弄过去了，洪歌也就顺势结束了她的现场教学课。

可是，这天晚上的情况看起来有点难度。

5.接触

我媳妇不仅喷了香水，还换上了新买的内衣。她昂着 1.56 米的小身躯，挺着 32A 的小胸脯，又特意把平时盘起来的头发披散开来，双目炯炯地“勾”着我。

其实我媳妇的脖子太长还太细，头又太圆，很不适合披散着头发。像她就这样昂首而立，不像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倒像一只倒立的花拖把。

洪歌这是准备怎么教育我？

告诉我，不升官，就要她这样的“霉女”伺候？

洪歌不管我的疑惑，努力做妩媚状：“老公，儿子不在家。”

我明白她要干吗了。

她使劲儿翻翻白眼：“哈尼，来吧！”

我理解，那就算是媚眼了。老婆平常在一个国营单位的接待窗口工作，瞪人都瞪习惯了。所以，“勾人”的业务就不是很熟。

结束以后，趁着洪歌对我的亲热劲儿，赶紧提出一个议案：

“小歌，前天我妈打电话，说我大哥的丫头住院了，要开刀。你看咱们是不是寄点儿钱回去？”

洪歌一下子坐起来：“你妈怎么能问咱们要钱呢？我剖腹产手术，你大哥也没给过咱钱哪？”

我赶紧解释：“我妈没有问咱要钱的意思。是我问起来家里情况怎么样，她才告诉我大哥的事儿。谁也没有要钱的意思。”

洪歌又躺下了：“我说嘛，你妈不是不懂事儿的人啊。”

“但是，我哥单位这段效益不好，我嫂子又没工作，你看，咱们是不是——”

洪歌一摆手：“别说了。你是你，你哥是你哥。你没那个义务。你上大学的时候他给过你一分钱没有？没有啊！”

“他那时候工资也很低啊。再者，到底是兄弟嘛，谁没个难处。他难了，我妈不着急？我妈着急，我也难受。就看在我妈的份儿上，也得帮帮啊！”

洪歌沉吟片刻：“那也行，等什么时候我大哥家的丫头也动手术了，你再往家寄钱吧。我们俩男女对等，这可是你同意的。”

“你大哥家的丫头？你大哥不是就一个儿子吗？”

“那就等他生了丫头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我无语了。

“不过，你要是……”洪歌又开口了。

我看有了转机，忙侧耳倾听：“怎么样？”

“你要是想等他生个丫头，也得先帮他家搞个二胎指标才行。”说完，洪歌得意地笑了几声，为自己的幽默很自豪了一把，然后扭头睡了。

最后，我悄悄把2000块钱季度奖给大哥寄了回去，在没有惊动洪歌的情况下终于把事情搞定了。

现在，和洪歌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能不生事儿，就不生事儿。

这一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元旦，我和单勃也在一起待了一年多了。我们两个越来越默契。表面上看，我们话不多，但私底下彼此有什么烦恼却都能向对方倾诉。她好像把我定位成老大哥，我也把她定位成小妹妹。

可是，她的手、臂膀、秀发在不经意间偶尔会和我有短暂的接触。

那电光火石的接触，却能触动我的心弦。我表面的不动声色，正是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翻江倒海、热血沸腾。我在这时也会偷偷观察她的表情，看她会不会和我有同样的反应。但是，她表面上也同样若无其事。

唉，我还是打住吧。

虽然我的洪歌不怎么高看我，但毕竟我们也过了十几年了。虽然她现在对我不怎么样，可毕竟是我的“初吻”“初恋”“初运动”。

我这一生，只和她一个人谈过恋爱，只亲密接触过她一个人。

再熬二十几年就退休了。

这种春梦也就自己哑摸下算了，单勃，她根本不属于我的世界。

本以为，我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了，可命运却不允许我这样。

6. 庄主任的“口味”

临到年终，各种总结会比较多了。

这次开的是“×××××工程”的年终经验总结会。会议范围只限我们科，会议地点就在办公大楼西边的“连升大酒店”。倒不是因为那儿的档次有多高，它也只是个三星的酒店，更重要的是它名字吉利。我们庄主任特别讲究这个。

我们在四楼包了个小会议厅，从周六上午10点钟开始，到下午6点钟结束。

中午的饭很简单，是 98 块钱一位的工作自助餐，重头戏在晚上。

这种单位聚餐都大同小异。最后看领导的兴致，可能还有 KTV 包房、温泉游泳等。不过，饭后的活动不见得是所有成员都能参加的。

眼下，我们科室领导对单勃的感情已经由最初视为珍宝般的“无比喜爱”，慢慢蜕化成现在“食之有刺，弃之有肉”的“狗咬刺猬情结”。

不过庄主任到底口味不同：“这才叫有味儿，一口吞进去有啥意思，那是猪八戒吃人参果——活糟蹋宝贝儿！”

看来庄主任对猪八戒的行为方式并不欣赏，虽然他的举动倒和“二师兄”很像，不过更隐蔽，更富技巧性。

今年我们科室业绩不错，吃饭时庄主任兴致很高，各种段子接连不断，并且都很新，多数我们以前没听过。

他以前也爱讲，可老是在某几个月内不厌其烦地讲同一个段子。

比如，他会出一个谜语，谜面描述的好像是男性的关键器官，但谜底其实就是牙刷。然后得意洋洋地让大家猜。

这次，他特意挑了单勃来问。

单勃的脸色很不好。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庄主任让她拿着钥匙到自己办公室取份材料。刚回来的时候还挺好的，可后来接了个短信就有点神色不对了。

庄主任根本没有注意到单勃的变化，依旧眼神迷离地盯着单勃：“你说，快说，那是什么啊！”

边上的人开始起哄。

7.单勃有点不一样

单勃平静而清晰地说道：“牙刷。”

庄主任一愣：“人才啊！21 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周围的人们刚一紧张，又被这句话都“逗”乐了。

庄主任大脑袋一摆：“再考你一个，……”

我连忙给单勃使了个眼色。

单勃好像没有注意，照旧淡淡地说出了早已听腻的答案。

庄主任有点急了：“哟呵！”

我在桌子下面伸脚过去使劲儿踢了踢单勃的鞋。

单勃好像有点反应过来了。

“说吧，有样东西……”说着，庄主任拿起瓶子咕咚咚斟了一满玻璃杯的五粮液，“你这个还能猜中，我就把它干了！”

单勃脸终于红了：“你坏嘛，人家哪儿猜得出来！”

“哈哈哈哈哈……”庄主任长出了一口气，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好像刚刚徒手爬上珠穆朗玛峰，又好像一个人搞定了全国的希望工程，“不就是衣襟吗？你想哪儿去了你！你说，你说，你到底想到哪儿去了，不说就把它喝了！”

现场一片欢腾，单勃也扭扭捏捏地把那杯酒半推半就地喝掉了。

一切照旧，皆大欢喜。

可是，我却觉得单勃还是有点不对劲儿。

往常喝酒，单勃总是连逗笑带撒娇，十杯酒进去一杯都算是比例高的。可这一晚，我发

现她几乎是颗粒归仓，杯杯见底。庄主任格外开心，觉得这小姐今天很给自己面子；认为此同志人品不错，有培养前途。

在单位里都认可这句话，酒品等于人品。

尤其我的领导们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只有酒品可以夸耀，根本不配提人品这两个字，所以也只有把酒品当成衡量人才的主要指标之一了。当然，他们自己的酒品虽然不错，但也看场合，在更大的领导面前，通常都是非常棒的，在我们面前则视心情而定。

单勃是有点酒量，可这样喝下去也顶不住了。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主任，我得先回去了！”

马上有三五个人站起来：“我送你，坐我的车回去！”

单勃一笑：“省省吧，我就要老胡送我回去！”

庄主任一笑，拍了板：“就是老胡了，他跟你算是好姐妹！他送你我们放心！”

郑副主任说：“是不是姐妹不一定，但放心是肯定的！”

我嘿嘿笑着，不知怎么回嘴，只好过去扶住单勃慢慢往外走。

付副主任笑着说：“是啊，是啊，老胡，将来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活儿，就打个招呼。”说着一阵怪笑。

我心里很恼火，嘴上也不敢说啥。

他们这样和我开玩笑都开惯了，都知道我没脾气。

可我心里把他们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你们祖奶奶的，老子能得很，老子不需要帮忙，老子还能帮你们的忙！

我涨红着脸咕哝了一声：“不敢劳动大驾！”继续撑着单勃往门口走。

经过付副主任旁边的时候，单勃脑袋一歪，嘴一张，一大股混合着虽经咀嚼却未被充分消化的食物残渣以及52度浓香型五粮液的粘稠呕吐物喷涌而出，从付副主任的双下巴直铺到了他的大腿根。

“哈哈哈哈，赶紧把她扶走！”庄主任笑出了眼泪。

我赶忙扶着单勃出了贵宾间，剩下那个付副主任傻在那儿。嘿嘿，这下他和美女可是够亲近了，连美女肚子里吞了几块虾仁儿都能数清楚了。

到了酒店外边，她又吐了一次。

拍她吐完，我就要去打车，单勃把我叫住了。

“胡哥，等，等会儿走。我还得回办公室一趟。取材料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钥匙落在老庄屋里了。”

我扶着她慢慢往办公楼走。到了楼门口，我刷卡开门，扶着她上了电梯。

在那个狭小空间里，她紧紧依偎着我，眼睛微闭，脸被酒劲儿熏得嫣红，丰满的嘴唇微微张开着，象牙一般光洁的额头上因胃里的痛苦多了几丝极细的皱纹，眼角还挂着一小滴刚才呕吐时带出的眼泪，衣衫因我不太到位的搀扶显得有点凌乱。

此时，她丰满的胸部随着呼吸起伏着，整个身体露出一一种妖艳的、诱人的性感。

呵呵，还真是幸亏派我来了。

派其他色鬼来还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她对我的想法毫无知觉，仍然放心地将大部分重量都靠在我的胳膊上。我的手背再一次感受了她胸部的弹性和热力。

看着她全然信赖、毫不设防的姿态，我有些羞愧。小妮子把我当成个人，专门挑我来送她，我要是再胡思乱想可就有点对不起人民了。

我咬咬牙，把她扶得正一些。这样一来，我的手背就离开了那个让我魂不守舍的雷区足足有100毫米的距离。

不管多么别扭，我总算安全地把她扶到了老庄的办公室。

进去后，她把那把老庄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这是他办公室的钥匙，你，你明天交给他。省得耽误事儿，我可能来得晚点儿。喔——喔，我去趟卫生间！”说着，她把坤包朝沙发上一扔，自己跌跌撞撞往办公室里间的卧室走去。

我把钥匙小心地收进自己的钱包里。这是庄主任办公室的备用钥匙，一般谁在这儿有工作就暂时交给谁用。

把单勃的坤包往沙发角落里放了放，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沙发上。环视四周，这才叫办公室。

这里面配的是全套意大利进口的家具，看着不起眼，但品质非凡，质量可靠。甲醛？绝对没有！“米”国的警犬估计也嗅不出来。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她在里面叫我了：“胡哥，你来一下！”声音有些犹豫，但的确是在叫我。

8.在卫生间里“卡”住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心脏骤然开始剧烈跳动。

真的是运气来了？

这回，天时、地理、人和，可都具备了。

我搓搓手掌使劲儿拍了拍自己的脸，有点疼，看来不是做梦。

三步并做两步，我跨到了卧室门口。

深吸了一口气，我慢慢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视线急切地朝那张大床扑去，床上是空的！

“胡哥，你进来帮帮忙！”她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还带着点哭腔，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

我一扭门把手进去了。

没有“火辣”场面，只有单勃蹲在坐式马桶旁边，一副楚楚可怜状，看我进来好像遇到了救星：“胡哥，帮帮我吧。刚才我不小心把手链掉进去了！”

“胡哥，怎么办啊？那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今天晚上男朋友发短信和我分手了，现在我剩下的东西就只有它了。”她的眼泪扑簌簌从依然绯红的面颊上滑落下来。我有点看不得女孩子掉泪。

还是帮帮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吧。

“你冲水了没有？”

“没有，我怕冲下去更找不着了！”

我不再说话了，脱掉西服上装、羊绒衫，关上卫生间朱红色带暗纹的实木门，小心地把衣服挂在门后的挂钩上，然后，把衬衣的右袖一直挽到胳肢窝处。

“你干吗？”单勃吃惊地看着我。

我故意用很搞笑的眼神看着她：“干什么？挖地雷！”

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感恩戴德，有点儿肉麻。

她眼神里却闪出一丝温暖和感激：“我，我以为你能找个钩子什么的！这，这，这多脏啊！”

“呵呵，废话，我又不是孙悟空，想变啥就变啥！要能那样，我先给自己变个自动取款机出来。”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她泪水涟涟的样子，让人心痛。

所以，故意说这句话逗她。

她好像明白我的意思，勉强着笑了一下。

挽好了袖子，我又往右手和胳膊上涂了层洗手液，开始探身下去掏了起来。涂洗手液的目的是为了润滑，和凡士林的功能是一样的。

这个马桶的结构非常怪，竖槽很深，够起东西来很不方便，气味倒是小问题了。

单勃蹲在我旁边，红着脸，既不知道该怎么帮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一会儿，我就摸到了一个链状的东西，可只能勉强用指尖摸到，捏不起来。我只好咬牙使劲儿往里一插，手彻底插进去。这回可以捏住了。

“找到了！”我扭头对单勃说。她满脸感激和欣喜，眼看又要被我感动得流泪。

谁成想，进去容易，出来困难！

别说捏着东西上来了，就是空手上来都困难，当时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这下要惨了！

难道我就手插进主任的马桶里等着消防队员来救我？那我非上城市快报娱乐版的头条不行！电视台的说不定也要过来凑热闹。

单勃也很急，从后边搂住我的腰，用力往外拔，一使劲儿，手疼得让我想哭。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和单勃都听见，办公室的房门吧嗒一声，开了。

9.门外有人

我们吓得一动不敢动，气儿都不敢大喘。这会儿差不多 11 点多了，又是大周末，谁会来呢？

门很快就又关上了。

“你们年终奖金多少啊？”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先响了起来，听着有点耳熟。

“问那么多干嘛？反正比你多。”接着是庄主任的声音。

“那还不赶紧把我从老干部科调出来？哎，那个包包是谁的啊？”

“喔，可能是小单落下的，下午我让她过来取份材料。”

这回我听出来了，女的是我们这儿的长期临时工小 k，长得不算很漂亮，但独有一股诱人的狐媚子劲儿。她是我们这儿老干部科的干事，待遇的确不如我们科。

庄主任现在脾气好得很：“你放心吧，你的工作早晚我给你解决了。关键不是要等合适的机会嘛！”

小 k 有点不高兴了：“又是等？”

庄主任连忙哄道：“你放心，只要一有机会，我头一个替你解决工作问题。”

小 k 欢呼一声：“说话算数啊！”

“放心吧！我对着人民币发誓，要骗你，让我一辈子见不着它。嗯，你今天挺漂亮的……”

然后，外边发生什么就不消多说了。

听着外边的声音，我和单勃都有点尴尬。

为了化解气氛，我灵机一动。

我扭头示意单勃靠近点儿，她凑过来了。

我轻轻地说：“你亲亲我！”

“什么？”她对我的直白目瞪口呆。

“就亲一下。”

“要死！”她满脸通红，“你到底想干吗？”

“你看，你一亲我，我心情就会激动。心情一激动，就感觉不到疼了。感觉不到疼，就可以使劲儿把手从里面拔出来了。我的手能出来，你的手链不也就跟着出来了？”

她对我的理论不那么信服：“我用它亲你行吗？”她随手拿起牙膏盖子。

嘿，以为我神经麻痹啊？连嘴唇和牙膏盖子都分不出来？自欺欺人也没有搞到这种程度的啊！

“噢，原来你自认为嘴巴就长成那样？够丑的！”

“去你的。”

.....

我们两个忍住笑，咬着耳朵讨价还价。

外边一阵衣物窸窣之后，接着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办公室里终于安静下来了。

现在，今夜只剩下我和她！

10.我也想要啊

寂静，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弥天大雾，刹那间笼罩了她和我。

一向大方的单勃这时候反而有些腼腆：“真的只有那个方法了吗？”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这可真不是假公济私，的确想不出别的主意了。

“嗯！”我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单勃本来就殷红的脸色这时候好像又抹了一层晚霞勾兑的胭脂。

她慢慢靠近我，仰起下巴，眼睛害羞地合拢了些，长而整齐的睫毛微微地扇动着：“我喜欢你！”

然后，她轻轻地在我的面颊上“香”了一下。

一瞬间，我热血沸腾，眼睛骤然一热，几乎感动地流泪。

这近十年来，头一次，我听到别人亲口说喜欢我，包括我的媳妇儿，我的儿子。

十多年了，我缩在这个机关里，像只胆小的蜗牛般小心翼翼地扛着自己的饭碗，生怕一走错没了生计，没了安全感。

我没有别的能力，当初能进这个单位纯粹是属于接班儿的性质。现在父亲也去世了，在这个地方混只能靠我自己。我也曾想和别人一样飞黄腾达，可结果却只能看着别人飞黄腾达，自己只有鼓掌的份儿。我总觉得自己内心里和这所有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却又对眼前的现实根本无能为力；真搞不清楚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还是我自己有了问题。

总之，为了保住这份安全感，我只有越缩越深，越长越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越不敢挺身而出，越来越对环境逆来顺受。我整日无所作为，混吃等死。很多次，我在深夜里流着冷汗从噩梦中惊醒，好像是刚从泥潭里爬上来，难道，这就是我胡铎一辈子的命运吗？但是，天一亮，我又得背上沉重的壳继续前行，也许只是在原地打转、消磨生命而已，谁知道呢？

可就是这样谨小慎微，我还是不能在单位里如鱼得水，也只能勉强维持不被踢出去而已。

在内心深处，我对眼下的生活极不满意。但是，我又没有勇气甩掉这一切，选择新的生活。我就像那只被放进冷水锅里的青蛙，水在慢慢加热，我开始还感到舒适，等发觉危及生命时，已经没有力气跳出来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悲观的YY（意淫）者。YY是我冰冷生活里的唯一慰藉，是我反抗窒息般的沉重和令人绝望的无力感的唯一武器。

直到，我遇见了火一样感性和性感的单勃。

我的生命好像也被她那来自躯体和心灵的热力点燃了。

我回味着她那惊鸿一瞥式的亲吻，甜丝丝的麻痹传遍全身，大脑瞬间失去了意识。

单勃问道：“你都插进去半天了，赶快拔出来吧！来，咱们使劲儿？”

我下意识地摇摇头。

单勃又搂住我的腰，那团火又让我炙热起来。

“一二三，使劲儿！”单勃小声地喊着号子。

我机械地跟着她的动作猛地挺腰、拔臂，只听“啵”的一声响，好像开香槟似的。我的

手臂摆脱了束缚。单勃和我却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子失去重心，搂抱着仰面摔倒在卫生间光洁平整的瓷砖地面上。我的脑袋正好处在我梦寐以求的地方，觉得无比柔软和温暖。

我想，自己得做些什么了。

侧过身来，我凝视着单勃的脸：“哎呀，你流血了！”

可能是我的胳膊在拔出来时碰到了她的鼻子，她的鼻孔在往外渗血。

我连忙把她拉进我的怀里，撕了点卫生纸，小心地替她擦去血迹：“疼吗？”

“不疼。”她仰起脸乖乖地让我擦着，突然间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才好，只好将那条断开了的手链举在她面前晃动。幸亏拔出来前就把手链缠在了无名指和中指上，不然还真没有办法把它从那里掏出来。

“你还想要吗？”我晃着手链，故意逗小孩儿似地问她。

唉，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法子劝她了。

“想要！”她盯着手链，一脸欣喜和感激。她可能没有想到，我真的把她的宝贝弄出来了。

“我也想要啊！”卫生间的门外突然响起一声轻喝！

11.我把老大给打了

随着那一声轻喝，卫生间的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庄主任笑容诡秘地站在门前。

我和单勃惊得目瞪口呆。看来我们刚才偷笑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我们没有去捉庄主任的现行；庄主任却在打发走了小k后，自己潜伏下来等着捉我们。

门开了，庄主任故作惊奇状：“哟呵，还真是有人，我还以为闹鬼了。小胡，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欺负我们小单同志吧？那我可不答应喔！”

“不不，不是，她东西掉进去了，我帮她掏出来了。”

他庄重地点点头，摆出一副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状：“小单，是这样吗？不要怕，无论什么问题，都有组织上给你撑腰！”

单勃慌忙点点头：“是是，老胡就是帮我捞个东西。我还得谢谢他呢。”

“哦，那我就放心了。”他突然又把眉头一皱，“对了小单，你昨天交过来的材料写得可不行啊。我刚才一看，毛病还真多。咱得加班把它改出来。”

他刚才在看材料？鬼才信！

这家伙的脸皮可真够厚，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点都不带磕巴的。

单勃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快，别啰嗦了，赶快，星期一就要用了。赶早不赶晚！老胡，你先走吧，待会儿我送小单就行了。走啊，咱们老在卫生间里站着算什么事儿啊？”

我只好往外走了。

庄主任紧随其后：“小单，你洗把脸，醒醒酒，咱们今晚可要挑灯夜战了。”

我看看单勃，她祈求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别走。

但我却只能走了。

到了外间，庄主任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桌前，把台式电脑打开，又把笔记本也接上线，一副大干苦干状。

突然，我眼睛一亮：“主任，要不，我也留下帮忙吧？”

“这个工作你不熟悉，净添乱。”他不耐烦地摆摆手，开始用键盘打字，其神情认真严肃之极。

也许，他真是想加班吧。

再说，他刚刚耕种了自留地，应该不会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了吧？就算有，他也没那个力